

霍军：做“名师”不如做“明师”

——语文教育改革专题访谈之一

李金云¹，霍军²

(1. 西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院，甘肃 兰州 730070；

2. 甘肃省酒泉中学，甘肃 酒泉 735000)

霍军，男，1962年生，甘肃省酒泉中学教师、甘肃省特级教师、甘肃省学科带头人、酒泉市优秀专业技术人才、甘肃省首届“陇原名师”，《酒泉日报》专栏“老霍谈作文”、“老霍时评”撰稿人，《语文周报》《未来作家》编辑。著有语文教育专著《自我的故事》《写就是会写》；文艺评论《论剑——金庸武侠小说的武功意象》《怎样介入》；散文集《为什么需要感恩》《淡墨》；杂文集《鲁迅的“我”》；与辛安亭等合作编写《三国志选译》《青少年古诗文背诵手册》；主编《历代咏酒泉诗歌赏析》《酒泉美文》校本教材，参与编撰《酒泉市志》《酒泉通史》等。

一、师者本色是书生

李金云：霍老师，您好！在没有见到您之前，我就知道您是一个出了名的爱好读书、擅长写作的文化名人。

霍军：这还得从我的成长经历说起。小时候喜欢读书，尽管书的来源很少，但是，每本到手的书都被我翻个十遍八遍，上穷碧落下黄泉，每个旮旯拐角都要品赏多次才罢休。因此我后来解读课文，总是更细心，更精微，也就有更多发现。揣摩语言，品味细节，自然也成了我的阅读课教学风格。到天水师专念书时，学校发的每本文学史教材我都是先睹为快，而老师介绍的每首诗词曲赋，我都要尝试把它们背诵下来。比如《长恨歌》，那么长，我三个早晨没去打早点，拿下了。敦煌学家张宏勋老师说，读古书他喜欢竖排版的，这样读来“更有

味儿”，我就用这种版本读《聊斋志异》，半懂不懂却彻底读完了。王义老师讲外国文学，声若洪钟，气度爽朗，开口巴尔扎克，闭口大小仲马，我就记下他说的书名，在图书馆借来大量法国小说。还戴着右派帽子的那位丁教授看我喜欢借大本子，每次都偷偷给我留下几本稀缺书籍，从他特意递给我书本的眼神中，我感到了每本书的别样内涵。

我喜欢在河堤上一个人悄悄阅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读得头疼欲裂，雨果的《悲惨世界》读得热泪满面，托尔斯泰的《复活》读得半醒半睡，巴尔扎克《高老头》则读得酣畅淋漓。《三国演义》是最爱，后来我置办了属于自己的一套，想读多少遍都行。而沈祖棻先生的宋词赏析，则读来天朗气清，云散月明。其他，古汉语语法书，古文选集，现代汉语语法规则，读了一遍又一遍，清清楚楚存在脑海里了。毕业那一年夏天，自己修习了陈望道先生的《修辞学发凡》，还有一本《逻辑学基础》，受益良多。

1981年我考入甘肃教育学院中文系。我自己的每日功课是，上课以外，晨跑，必定边跑边背诗词。下午几乎没课，我一半时间用来阅读，一半儿时间，则不管天气如何，必定到黄河边大声诵读诗书。金开诚先生的《楚辞选注》、杨伯峻先生的《论语译注》、《孟子译注》，高亨先生的《诗经注疏》，就这样挨个儿诵读完了。这种先弄懂意思，再大声诵读的方法，让我对这几部经典有了更深入的领会。晚上除了修习英语，主要用来阅读原典。我认定自己的缺陷在于只知道一些文学常识，而对

[收稿日期] 2013-10-30

[基金项目] 2013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30年来我国语文课程改革的‘中国经验’研究”(13YJC880113)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西北师范大学青年教师科研能力提升计划项目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李金云(1978—)，女，甘肃天水人，西北师范大学副教授，教育学博士，主要从事语文课程与教学论研究

真正的典籍接触不够。

在黄河边诵读《诗经》和楚辞，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寒冬的风中读屈原的《哀郢》《悲回风》《招魂》《涉江》，令我低徊不已，沉吟至深，陶醉在诗人的悲情中不能自拔。夏天雨后，读完一首《山鬼》和《东君》，突然抬头，发现彩虹横越黄河两岸的苹果林子，天地壮美无限，那种享受，永远难忘。

我住上铺，半床皆书，睡前必读。我成本地阅读《左传》《庄子》《诗经》《孟子》和楚辞，也阅读了大量当代文学作品，尤其喜欢张承志和王安忆。日本的芥川龙之介，俄国的屠格涅夫，苏联的艾特玛托夫，都读了不少。印象深刻的是周振甫先生的《诗词例话》和《文章例话》，我到现在还愿意将这两本书推荐给青年语文教师。

李金云：我们常说一个人的阅读史就是他的精神成长史，这种广泛、深度的阅读一定给您的教学带来了重要影响。

霍军：因为痴迷文章，我喜欢研究课文。郑振铎先生的《石湖》，没有教参，我站在后院哈萨克人家养的一头小牛犊跟前，边看夕阳边琢磨课文，一遍遍读来，忽然豁然开朗，明白了作者的创意，回去就写出了详细的教案。我现在形成了一个固执的习惯——没有弄明白一篇文章以前，决不看一眼教参。依靠自己才能读出文章之妙，好文章的那些技巧是相通的，运用之妙，存乎一心。以解读文章为乐，我的《教师如何解读经典》就要出书了。

我渴望上课。每节课前我早早走出办公室，望着教室的方向，激动不已。只有你精心准备了教案，并预设了课堂进程中的精彩，有自己得意的教学创意，你才渴望到课堂上去实现你的设计。因为你想体会自己的创造被学生接受的那个过程。你想看到你所领会的文章妙趣同样被学生领会的那种快乐。所谓“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就是这个境界。有一次，全班在我指导下齐声朗诵郭小川的《甘蔗林，青纱帐》，我走出教室，站在蓝天白云下听教室里流淌出的琅琅清韵，真希望拉来一大群听众跟我分享这种美妙的声音。

我爱书，爱在有限的书中寻找更丰富的内容，这形成了我的读书习惯。我希望自己的学生更多批注课文，尽可能多层次地开掘课文内涵，希望他们在狭窄中看到广阔，从有限中发现无限，在貌似浅近的言语里探求深刻的意蕴。我认为个人的读书态度和方式，对一名语文教师至关重要。

李金云：我在您的《自传》中看到，您对自己还有一个定位：“中学语文教师自当是地方文化的守卫者、创造者”，为什么要给自己这样一个特别的重任？

霍军：多年来，我一直积极为酒泉文化建设建言献策。我撰写的《酒泉赋》列为《光明日报》“百城赋”专栏第二十位，为酒泉市赢得了荣誉。我应邀担任酒泉市图书馆、西汉酒泉胜迹、酒泉市新城区、东城区历史文化名人一条街、酒泉市巨龙集团汉武御酒业酒泉酒文化博览园、富康园林景观街、肃州环城文化带等文化建设专家顾问。我用语文教师扎实的文辞功底，为酒泉新城区、酒泉中学、西凉王陵古迹、玉门昌马石窟、敦煌党河风情线等历史文化遗迹和文化景观、学校撰写碑志铭文多篇，刻石勒铭，如《西凉王陵碑志》《霍去病西征赋》《酒泉新城区建设碑志》《酒泉中学碑志》《草圣张芝文化博览园碑记》《玉门昌马石窟碑记》。2005年，我参与国家4A级景区“西汉酒泉胜迹”（即原泉湖公园）主题公园文化建设，主笔撰写了《西汉酒泉胜迹导游》一书，同时撰写了《肃州区导游词》。2012年我利用暑假，作为国家4A级景区酒泉酒文化博览园博物馆总策划，主持了博物馆整体展览工作，撰写了《酒美泉香》导游词。同时，还为瓜州草圣张芝文化博览园撰写了张芝纪念馆展览大纲。这些，都是我作为地方文化工作者的责任所在。

另外，我也时时借电视媒体平台阐述人文教育观念。我与酒泉人民广播电台合作，在“文学星空”栏目担任系列节目特邀嘉宾，向大众传授文学历史知识。我担任了《酒泉日报》著名专栏“老霍谈作文”“霍军时评”撰稿人。而在全国最大的博客网站如“博客中国”、“新浪博客”、“凤凰博客”，我都开有个人专栏，保持写作的生活方式。从1988年至今，我一直任《语文周报》《未来作家》编辑，任甘肃教育书法协会会员。1992年至1997年，任学校“沙舟”文学社辅导教师，办了手抄期刊《沙舟》。现在，我还担任酒泉中学高二年级“星星”诗社和“梦中春晓”文学社的指导教师。

继承酒泉中学传统，做学者型的中学语文教师，做文化专家型的语文教师，爱学生，关注学生的健康成长，让自己成为学校名师，成为地方文化建设的先锋，通过自己的努力，让自己的学校成为地方文化建设的重镇，在语文教学中提高自己的学问、地位和做人境界，全面发展自己，进而带动学

生的全面发展。这，就是我的追求。

二、春风化雨育桃李

李金云：学生经常叫您老霍、霍老，这样称呼，可以看出您和学生关系非同一般，学生为什么这么喜欢您？

霍军：记得我刚当老师的时候，十九岁，跟学生几乎一样大，所以交往起来没有任何隔阂。我跟他们一起学习，一起踢球、爬山、下象棋、劳动，整天厮混在一起。晚上，星期天，我的办公室里全是学生，他们跟我练字，问语法问题也问代数题，一起弹脚踏风琴，一起玩克朗棋。要么就是我讲世界名著，或者一块儿听收音机里的文学欣赏节目。放学回家路上，一块儿背英语单词。我还记得下午上作文课，两节连着上，我几乎要给每个学生当面辅导，要么就自己写一篇念给他们听。课间，则一起到教室后边荒废的菜地里，把一个罐头盒子当足球踢得疯狂。八月十五我和学生一块儿爬到阿尔金山一个山头，一起作诗。

这种关系让很多年长的同事羡慕，也让一些人看不惯。但是，正是这种亲密无间的相处方式，让我获得了学生们的彻底认可，他们是我的学生，也是我的朋友，所有孩子都喜欢我，愿意跟我聊天说地也谈心。我的作业他们总是完成得很好。我的课堂不存在现在常常让教师感到为难的“调动气氛”问题，一切自然而然。

我那时好像根本没有“差生”和“优生”这种念头。我记得有个字写得很难看、文章一直别别扭扭不顺溜的农村学生，不太会说话，朋友很少。但他写的一篇观察日记，详细记述了他给学校农场田地浇水的经过，那一小沟水在他照顾下流到地里的过程，在我看来充满了哲理意义。我当堂念了他的日记，表扬他写出了通过引导水流悟出的精心呵护自己的学习历程的寓意。一个人正如一股溪水，只有正确引导才能顺利到达目的地。他两眼放光，这些寓意他原本没想到，他修改了自己文章的结尾。我意识到这样细腻描述产生的价值在于，当学生能够细致观察时，他们才能抓住事物的典型特征。而一旦仔细描述了一件事情，那件事情往往会让我们有所领悟，从而产生别样的光彩。因此我一直倡导学生写观察日记，将写日记也当成学生作文以外主要的练笔方式。我自己也养成了天天写日记的习惯，写了好几大本。这种毫无隔膜的师生关系滋养了我的教育情怀，让我也学到了更多东西。

李金云：这正如诗人巫昂说的“做老师最大的善，是让学生以各自的自我，学各自的习，发各自的声音，并帮助他们找到真正的自我，教给的是方法而非纯知识，视他们每个人为一朵奇幻的花。”

霍军：是这样！2009年至2011年，我一边担任学校科研主任，一边任十五班语文课。这是个“准实验班”，学生对语文“兴趣不大”。我用随笔写作训练激活他们的文字感觉。我爱读李维涛那些写作宿舍生活的篇章，结果很多同学发现了用细节记述自己生活的乐趣，很爱写了；我组织了诗歌朗诵会，辩论会，还有课本剧表演，课本剧表演之后我给学生们写了评论发表在当地报纸专栏里，我几乎提到了每一个表演的孩子；我请学生上讲台讲课；我每月两次组织学生观看中外经典电影并展开讨论；我让格外喜欢周杰伦的孙慧给同学们分析方文山歌词的诗歌艺术；我把自己的著作送给了学生；我允许罗燕在语文课上睡觉，因为她的语文成绩和作文都太棒了；我让喜欢电子游戏而讨厌作文的朱建树写他玩的那个游戏的发展过程，赞扬他读诗歌嗓音好听；我可以寻找那些我叫不上名字的同学让他们回答问题，结果牢牢记住了每一个同学。我告诫自己不对任何一个学生发火，我告诫自己耐心倾听每一个学生的发言。高一的时候，这个班给我的评教分很低。高二的时候很高，高三的时候是满分。高三的时候学生们留言我现在还珍存着。我评上陇原名师的时候，特别回顾了这一段的上课过程，曾写下这样的自我教育理念：接纳一切的学生，接纳学生的一切。

三、五味杂陈话语文

李金云：教了这么多年语文，您对语文教育有怎样的理解？

霍军：一切人类行为都应该把人们激活。课堂上常见这种风景，那就是，当传声筒，说口头禅，按社论口吻语调讲话，语言都是套版。语文老师要是把学生自己的话激出来了，那他和学生就一起活了。我很喜欢《渴望》的歌词：“每一次微笑，都是新感觉，每一次流泪，都是头一遭。”这就是在赞美活着的滋味。做活人，就是要时时有体验，处处有发现。语文着眼于阅读和写作。阅读是看别人怎样发现和表达，写作是自己来发现和表达。所以语文的事业，就是教出活人的伟大事业。可了不得！

教学这东西就一条：成就人。语文是解放人

的，把学生的思维解放了，咱们也就被成就了。孔子讲君子实践仁义，认为“禄在其中矣”。教师让学生学了，自己也就学到了。所谓教学相长就是这个意思：教师自认为是不圆满的人，所以才以教书这种方式促成自己的成长。唯在学生的成长里，才有我们的成长。

李金云：阅读是我们语文教育的一个主阵地，是语文教育中成果最多也是问题最集中的领域，您认为语文阅读教学的核心是什么？

霍军：从1998年到现在，我参加了许多教学研讨会、语文优质课竞赛，也写了一些教学论文。纵观这些成果，其中贯穿着我的一个阅读教学思想，就是“有我的阅读教学”。阅读是读者自我与作者自我的一次遭遇。好的文本，艺术地表现了作者自我的丰富性和深刻性。而读者在阅读时，如果能够将“自我”投入进去，那就是一次深刻而丰富的审美旅程和精神探险。阅读因此丰富了学生的精神生活。语文如果能够全面带动和丰富学生的精神生活，那就是最有价值和意义的学习内容。这是语文课的工具性和人文性所决定的，是它的天然使命。

我的基本认识是，好的文本之“好”，表现在它的立意、语言、章法、技巧等方面。文本艺术水准高，思想价值大，乃是因为作者在写作中展现了他的真实自我。语文课和它选择的基本文本一样，其终极目标指向苏格拉底所说的“认识你自己”。我服膺德国哲学家费希特的“自我论”，这个基本理论构架与我国儒学思想家孟子的理论可以互相参照，也可以和人本主义等思想互相印证，其基本理论内容是：人类先验地有一个完美的“纯粹自我”，但是，社会的人却在不自觉中被环境左右而丧失着自我的纯粹，因此，人的觉醒过程构成了人的成长过程。人必然觉醒，这是他的天性决定的。但是，每一个人的觉醒过程、程度都与他的经历、生活环境、个人思想意识密切相关，所以自我的认识过程形形色色，丰富无比。人的伟大正在于这种自我认识后的觉醒。

好的文本，无论诗歌、小说、散文、戏剧以及各种文体，甚至是说明文、应用文，都在以各自的方式展现着写作者的自我发现历程。最好的文本，往往都能最为艺术化地展现自我的迷惘、奋斗、思辨、挣扎和前进。比如，屈原的《离骚》之所以成为经典，就是因为它充分展现了一个全力捍卫“纯粹自我”的君子的自我认识的过程。在重重黑暗势

力压迫下，屈原的抒情主人公不放弃理想，不改变立场，战胜种种脆弱和迷茫、矛盾和阻挠，最终选择了坚持正义的人生道路。它的幽微曲折，一唱三叹，动人心魄，感人至深，其艺术魅力其实来自那个真率自我在不屈中真挚地歌唱。这样的文本在中学课本里很多。

我认为，用这个立场解读文本，很多艺术手段一目了然，很多关于文本的争论也会有完美答案。比如，中学语文界曾经为朱自清《荷塘月色》的创作动机，为曹禺《雷雨》中周朴园这一人物是否伪君子，为《项链》中马蒂尔德这个女人爱慕虚荣是否值得批判，等等，展开过很多论战。但是，放到“自我论”的立场上看问题，这些争论其实大多因为抓不住问题的核心才歧见纷纷。

在那篇给很多同事以启发的《老课新传》一文中，我总结了自己多年备课中在很多篇课文里的“自我”发现和阅读引导。比如，在《庖丁解牛》中，就引导学生把自己想象成那个宰牛的屠夫，然后思考一个人如何在看似低贱的劳动中学会艺术化的生活态度。学习《采草药》，则让学生反复诵读其中的整句，体会其优美，然后明白古人即便写一篇“说明文”，也没忘了用音韵琅琅的句子“犒赏”自己。学习《毛遂自荐》，则让他们明白一介平民站在王公贵族等大人物面前的高贵的尊严，然后细读毛遂的话，明白司马迁所写的这个人物的个性光彩，其实来自他那觉醒的自我意识。

李金云：在您心中一节好语文课的标准是什么？

霍军：我认为好课没有标准。昨天成为好课的那些理由，今天就站不住脚，学生就不买账。因为，万事万物，特别是人，处在永无止休的流变中，所以没有哪个标准适合好课。

有一节课，你一直宣讲，就是个满堂灌，但学生听得陶醉，那就是好课。有一节，你引导得法，学生动了起来，也是好课。有些课当时让学生痛苦，过了三十年他才用自己的体验证明你那节课了不起。这是不是好课？有一节课所有学生都迷住了，可有一个学生在你的潇洒讲解珠玉语言中受到了伤害，这算不算好课？课堂上有几十颗不同的心，他们期待不一，性格有异，且那一天的状态千差万别，你的讲解和引导适合了谁？许多课教师上得兴奋激动，可是，有一部分学生却无动于衷，你没有看见，你不知情，你沉浸在某个权威的一句表扬中——那个权威正好也听高兴了，对上他的路子

了，这样，他的赞扬遮蔽了那些学生的麻木。让一个角落阴暗，这算太阳吗？有时候，好课的验证真需要一辈子。

儒家讲中庸。中庸不是一个标准，而是当下此刻一个合适的状态。这个状态可以参考，绝不可照搬。所以教学要讲生成，我理解的生成，就是随机而动，把学生当下此刻的反应当作进入教学的渠道。哪怕那反应是我们通常认为的恶劣表现。在这个意义上，没有好表现坏表现，没有优等生差生，学生既然坐在了你面前，他就是一个等待成长的待完善的人，因此他的任何表现都是合理的，这合理的表现给了你进入教学的机会。教师有没有教育的艺术，就看教师能不能把这一切都当作教学资源来善加利用，因势利导。

教师在课堂上的任务，就是应对各种情况形成知识的智慧的教学。任何一个意外都是你的好机会，任何一种状况都可以让你进入知识的教学。学生怎么表现，你就怎么跟着走。随形赋势，应节而变，但又万变不离其宗——始终不离开基本内容的教学。比如说，讲李白的一首诗，从天气、饮食、瞌睡、捣蛋、怪声、作业卫生状况，等等，都可以进入。关键是教师应该真正读透了那首诗，才可以应变无穷。这个理想状况，我从庄子、苏格拉底、孟子、王阳明、于永正、魏书生等老师那里看到了，可惜我还远未做到。

要说标准的好课，苏格拉底和孟子跟人们的谈话，绝对就是。可是那些课案你读了，却不能概括出一个标准来。没办法。我想核心还是在于，他们对自己要讲的东西通达了，参悟了，知行合一了，所以他们教无定法，随便怎么教都能教得成功。他们应时而动，因人而异，随机应变。这当中，只有智慧不变。而智慧，恰是一条溪流，哪里有所定形？

李金云：您一直给高中上课，您的教育理念、人生理想会不会与当前的应试教育有冲突的地方，您是怎么提高学生成绩的？

霍军：近年来我校取消了早读，应试氛围更加浓厚，学生的语文投入更少。我干脆不再依赖预习，完全把读文章的时间放在课堂上。再长的文章，也必定给同学们留出阅读时间。这种变化虽然迫于形势，但我想，这其实正好是语文课性质的回归：语文课不光是检查作业和展开课文分析的，更应该是让学生实实在在阅读的。而学生静悄悄坐在那里不受任何干扰读课文，这就是语文课应有的面

貌。重要的是，在他们读书的时候，应该提出一些常规要求，比如必须通读全文，必须阅读注释里边提供的资料，必须注音，必须边读边勾画圈点，必须对长文章标上段码以便于看清结构，等等。自然，也应根据那一课的教学需要，提出当堂的阅读任务。

其实我一直在思考如何促进学生强化平时语文学习的常规。我把好作文和自己看到的好文章抄写了贴在教室后面让全班欣赏。我规定了早读课的读书规则；我写了课外语文学习计划；我规定了详细的语文课前预习撰写课文提纲的要求；我给每个学生的作文评语几乎有他文章的一半儿长；我喜欢当面点评学生的作文。等等。这些都是自觉自愿做的。我想工作永远是一个探索的过程，自己兴致勃勃，痴迷其中，自会产生良好的效果和评价氛围。而今天，我们工作，是否太在意别人的好评？是否缺少了初为人师时那份不知不觉的热情？没有忘我的投入，就没有迷恋的喜悦。投入，除了投入还是投入，这应该是一种无功利化的人生状态，这是美的状态。离开了这种人生方式，人到了任何地方，无论他多么有地位有财富有名望，也不会享受到真正的劳动的欢愉。

四、不做名师做明师

李金云：您成为“陇原名师”，除了广博的阅读，把写作视为一种基本的生活方式外，您认为您的“名”还从何而来呢？

霍军：最主要的是学习名师，摸索自己的路。

那是一个热情探索的年代。我找来学校所有的语文杂志看别人的经验。那本介绍于漪先生的报告文学式的书我读了很多遍。那是两个记者跟踪于老师两年的结晶。我几乎学习着于先生的一招一式。那种师生对话形式，那种逐渐点拨最后抵达高潮的推进方式，那种富有哲理的总结方式。浙江王崧舟老师那种轻松幽默用自己名字的解析的开场方式，我也学来了。学校安排我给高一上课，我十九岁，那些高中生看不起我。我从自己的姓“霍”开始，说遇见街头青年就说自己是霍元甲的“霍”，遇见历史教授就说自己是霍去病的“霍”。还说去看中医，人家写不上我的姓，就说是藿香正气丸的“藿”，把草割了。去看西医又写不上，人家最后理解为霍乱的“霍”。高一全班哈哈大笑，也有些佩服的意思了。后来我还给他们上历史课和政治课，我讲辩证唯物主义的规律，用的是语文课的层次分

析法解读教材，效果奇佳。我讲历史课，在学生们充分阅读了东南亚各国近现代被殖民化的历史事实后，让学生写篇作文，最后很多孩子都阐发了“落后就要挨打”的题旨，这又是用语文作文的方式来学习历史了。后来我的一个学生请教复习历史的方法，我建议他把“赤壁之战”这一类历史内容，全部用同自己的口吻写成记叙文，既复习了历史，又学习了写作。我看了钱梦龙先生的课堂实录，他让学生自己阅读课文，用纸条儿准备问题，然后在课堂上随机解决，授课行云流水，自然优美，我也学过，可是自己还达不到那个境界。我抄录了许多板书设计方案，这个方面颇有心得。因为我意识到板书设计其实考验着教师对课文层次的理解。初中语文教学，让学生对文章层次和条理有深入领会，作文水平便会大大进步。而板书设计，就是要让学生充分领会课文的架构美。

最让我会心的是魏书生老师的教学经历和感悟。当时学校收到从邮局寄来的一本学习材料，不算正式出版物，没人看。我刚一读就被吸引了，讲的是魏书生的从教经历，这个初中毕业生数次要求当老师，刚一上课便要学生画语文知识树，一下理清了语文学习的内容和目标，从而让“薄弱校”的一群“差生”找到了学习方向，考出了辽宁盘锦第一的成绩。魏书生领着学生参加社会实践然后写作文，搬一张课桌呆在教室里听课加办公，随时写出好文章，让学生互相讲解互相出题考试，这些做法都为我赞赏并仿效。

李金云：作为名师，您的“名”与别人不一样的地方在哪儿？

霍军：我曾经写过一篇小文章——《“名师”不如“明师”》。“明师”，明达，明白，有名气不如做一个明白人。最近，我听了李瑾瑜教授的一个讲座，叫《教育回到原点》。实际上我对这个问题也思考很多。我和其他老师可能还不一样。事实上，教育探讨的是人和人之间的一种关系，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

孔子所讲的学习观实际上是为生命服务的。我们搞教育的目的是：每个学生他都是一个平和的人，正常的人和公民。他自己学习好，他不会看不起那些学习不好的。事实上我们有的家长经常说，别和那个孩子来往。你就没有思考过，为什么人家就爱 and 那个孩子来往；那个孩子学习不好，但他会玩，他肯定有生动的一面、多才的一面，吸引着别人，如果老师认识到那个孩子多才的、生动的一

面，就是那个孩子多元智能理论的应用。当这个孩子在学校被得到尊重的时候，又会得到同学们尊重、老师们尊重，当他知道我是个什么样的人时，他会利用他这个优势成为一个人物，他的心态是健康的。而那个优秀生因为和这样的孩子交往养成了一种平等待人的态度。他将来成了领导，他不会阿谀他的上司，也不会压制他的下属。教育应该改变那个不平等的社会，这样的社会才是一个健康的社会。

希腊人讲的中国旅游者到希腊去，狂购一天，钱花没了，第二天又去取钱，取钱的时候希腊人已经排了很长的队，他就在后面等着，焦灼不安，此时有一个希腊老太太非常生气：“你这位先生怎么了？”“我等取了钱要去旅游去呢，你们这有好多景点我还没跑呢”。那位老太太说，“这儿不是很美嘛？我们希腊哪一根草不是风景？”让他稍安勿躁。当代人的生活实际上已经变质了，变质实际上是由于我们这种焦虑状态。人生本来就有焦虑，之所以焦虑，它对应工业化时代诞生的消费心理对人的影响。当焦虑不能消除的时候，人就幸福不了。

就是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之下，我谈到“名”和“明”之间的关系。当名师是一件好事，但教育的目的在于提高生活品质。我觉得应该回到这样一个点上来考虑教育，其实它不是一个简单现象。比如说对生活的体悟，对细节的注意。我为什么叫学生写随笔，写了以后你就会发现，随笔上你再也不要写“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蜡烛”、奉献、“园丁”，妈妈伟大。你不要写这个，那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是否是一个觉醒的人。我们对这样的日常生活的品质和细节，是不是一个有感觉的人，希望学生在这样一个写作里面逐渐恢复对生命的感觉，对生活品质的感觉，从而达到随笔训练的一种公民训练。

教育不平等实质上在不停地复制着前辈已经重复过的生活，假定教育就是为了复制你们认为的眼前本来就不合理的生活，那你我在这搞教育就没有价值。比如最近我们起草的《陇原名师教育宣言》，不论贫富美丑、家庭出身如何，我将一视同仁地公平地对待他们。这是我的教育情怀。我们为什么不提教育制度，要提教育情怀呢？制度是一个国家一个集体的事情，一个单位的事情，情怀属于个人。我们如果是“陇原名师”，那么我们一方面跟着学校在做应试教育的事情，这是我们的宿命，这是咱们逃避不了的。对于一套套试卷，我们要给学生讲

到位、讲好，哪怕抽一点休息时间都应该讲好。但是另一点上来讲，你讲这套试卷应该和其他老师不一样。你讲试卷时，你的语言方式、你和学生对话的方式、你的表情、手势都是教育情怀的体现，我觉得这是很容易做的，做事的态度和方式，它本身就还给了学生一个和谐的环境。和谐的课堂不是标语，它是老师的一言一行所塑造的，也不是教学内容所能决定的。我们今天建设公民社会的过程中，要让学生变成一个活人，语文的任务是唤醒他们做人的意识。我们今天的教育理念实际上没有关注到人类的真正的、根本性的问题上，教育也需要回到原点嘛。教育的原点是让学生成为一个生活态度正常的、健康的人。用语文书上的两句话说就是，培养健康个性，养成健全人格。这样的社会才是一个健康的社会，这也是中国值得追求的。

李金云：您谈的这些让我想到2012年在微博上被广泛转载的一句话：“你所站立的地方，正是你的中国；你怎么样，中国便怎么样；你是什么，中国便是什么；你有光明，中国便不黑暗”。

霍军：的确是这样。我们每一个老师，当我们合理化地对待学生言行的时候，我们用和蔼的表情、我们用公正的态度，对待学生每一个学习细节的时候，你已经达到了教育的最高境界。因此所谓的“陇原名师”就是要讲修炼，要讲“格物”，要“即物穷理”。我们时时刻刻警惕着自己，让自己所做的工作每一个细节充满着温情，充满着平等的态度，最终学生必将会爱上你，学生最终也必将会和你形成一种好的关系。你要相信种子的力量，种子是不会腐烂的。你要把他撒下去，撒播的方式不光是靠语言，包括每写一个作文评语，你只要认真地写了评语，学生他（她）是有反应的。所以我对于写作文评语，一点也不敢马虎。有好的我就赶快用照相机拍下来，想办法有时候还在我的博客上放一下。有时候，你觉得学生忘了，他根本忘不了，这才是教育的细节，这就是教育的情怀，教育情怀是

细节。细节能练就一个人的教学境界，也能培养公民，也能养成学生健康的态度。然后用这样的东西积累起来，用这样的一群人积累起来，大量的这样的学生诞生了，最终中国的公民社会建设，平等社会的到来，他不会成为一个普遍的现实，至少会成为这一天、此一刻的现实。

李金云：教育就在当下，就在过程当中。

霍军：你讲到“过程”这个词，我非常赞同。其实生活就是过程，假定教育不能教给学生理解过程的涵义，教育就等于零，没有结果，是无解的，或者说是没有结果的。佛就是我们大家。所以孔子讲，“人人皆可为尧舜”。我觉得，每一个学生都可以成为圣人，但是他们必须遵循圣人的法则去生活。可能老师能向学生传递的也就是这个东西。但老师传递的过程也就是他自己实践、体验的过程，舍此，没有任何出路。作为老师首先要把自己的日子过得很好。教师应该向学生传递人类的理想，生活方式。

“明师”，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思考问题的时候，我们的学生观、教学观、管理观、评价观都会产生一些革命性的变化。这个革命性的变化就是，比如说学生观，我觉得一定要对学生绝对平等，在今天这样一个时代，老师在知识上是没有优势的，老师在道德上也没有优势，甚至在修养上老师也没优势，为什么孔子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他为什么讲这个道理？其实孔子是以自己为一个案例告诉我们，你瞧我孔子，我并不是人过三十不学习了，我也并不是人过四十不学习了，我是一直在成长，我七十岁时都在成长，“学着就是活着”，你要想保持一种活力吗？请你一直学习。因为你只有不断地成长，具有不断地吸纳知识的精神，才是一个丰富的人。教育是为了让当下此刻的生命更有活力。

（责任编辑 张永祥/校对 一心）